

資治通鑑補正

寶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



光緒壬寅
季冬校印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三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漢紀二十三 起陽朔三年盡永始三年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己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
 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
 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
 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
 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大守谷永以
 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子永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子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人足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
 同科聞者民彌愴急向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以勞來之書不
 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勛之哉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秋九月壬申東平惠王宇薨宇宣帝之子以少
 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
 王閔月壬戌于永卒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
 日貳亡阻康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從
 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永聞其老復遠出以書戒之曰願吾子因

循舊貫母求奇功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辛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缺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

工不曠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

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從而用之 二月壬午上行幸初

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役作者以新豐之戲鄉為昌陵縣師古曰戲奉初陵水之鄉也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及私奴十餘人皆

白衣袒幘帶持刀劍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闕難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

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敬武公主元帝妹也地理志鉅鹿郡有敬武縣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當時寵幸無比故假

稱之初安世子延壽延壽子勃勃子臨世以謙儉傳家故家雖極富而德望功名累葉不替至放得幸於上又娶許

皇后女弟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太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

賜以千萬數放自是驕悖而張氏之聲望衰矣 三月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賞

賜前後數千萬 夏四月庚辰以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宣少時為不其丞瑯邪太守趙

貢甚悅之令妻子與相見曰貢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貢君薛宣字也至是果拜相宣即除趙貢兩子為史然宣為

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不獲罕

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 初丙吉既以丞相封博陽侯而長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

人出取齋衣吉聞之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及吉薨顯嗣侯甘露元年坐酎祭

宗廟音騎至司馬門不敬降爵為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

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罹無辜仁心感動涕泣懷惻選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

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遺書

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魯大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褥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遂蕩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邀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已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降爵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其先人功德不省至是詔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封其孫昌為博陽侯國絕三十三歲而復續 冬黃龍見真定 是歲匈奴復桀累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昀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

壬鴻嘉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甘泉宮在雲陽縣三月博士行大射禮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有飛雉集於庭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

歷階登堂而雉音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皆待詔寵等上言其人名龍不記姓也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雉雉

雞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師古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故能攘妖而致百年之壽令雉以博士行禮之日

歷階登堂萬眾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睢音暉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竈閔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

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其眾不待臣

音復調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

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

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

資台通監補正

卷三

漢紀二十三

成帝鴻嘉五年三月

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補註老母音自指其母而言言今日若不極言死諫則後宜日必將以絨服獲罪老母且將不保何能更忠於太后

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卷

初陵即陵也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即新豐戲鄉之地關中記將作大匠解萬年使陳湯為奏請為初陵徙民

起邑欲自以為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土從其言果起昌陵邑為萬年湯得罪夏徙郡國豪桀資五

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五月癸未隕石於杜鄧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中山憲王福靖王勝

福苑子懷王修嗣五鳳三年修薨無後今立雲客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傳國十世至雲

癸卯鴻嘉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五月乙亥天水冀縣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聞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

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

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水澧地理志澧水出鄠縣東注第中大陂以

行船立羽蓋羽蓋編張周帷周帷張帷四楫棹越歌師古曰楫棹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棹人為越歌也楫上幸商

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起土山漸臺又為於是上

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剿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

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立父子藏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群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

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省戶禁門也補註二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剿相戮辱

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諸侯

指商根等師古曰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帝車騎將軍音藉臺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

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游

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

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按樊姬事楚莊王今有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

亦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應劭曰平原深陰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伶元趙后外傳及荀紀亦作河陽

外戚傳顏師古註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其體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合德復召入

阿作河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今從之

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咤曰此禍水也滅火

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師古曰宮在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婦人挾媚道者盡

祝詛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上林苑中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后姊謁為平安別

陽人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

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

宮上許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屬益州師古曰

寺皆曰逆取曰篡風俗通寺司也諸官府所止

甲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湔湔勃海唐滄景州青河唐貝州信都

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

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

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女處之使得居業 廣漢鄭躬黨與浸廣犯歷四縣眾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趙

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是歲平阿安

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持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漢制列將軍置幕府得舉吏

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鄴聞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

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

鐵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鐵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鐵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

尊不以聖德獨秉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弼疑謂左輔右弼

前疑後丞也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

得舉吏如五府丞相御史及車騎左右將軍府也此明詔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

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郡

乙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宮凌室火戊午辰后圍南闕火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二火皆作災今從漢書二月河南街郵檣樹生枝如

人頭眉目鬚皆具但無髮耳附錄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

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使行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

河間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遣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

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今文尚書泰誓曰白魚入于王舟有大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

威怒之異者序威怒謂皇天降威震怒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孝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

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感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考異曰劉輔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荀紀杜作柱卑人作人婢今杜從漢書人婢從荀紀天人之所不予必

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師古曰漢舊儀

掖庭詔獄令丞官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群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先祿勳瑯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輔以義貴令上書言得失召見擢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

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

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

也而行慘極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群下夫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者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

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臣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矣

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古曰諫有敢諫之說故言有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澤傷之惟陛下留神省

察上乃從輔繫其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減死罪一等論為鬼新應劭曰取新給宗廟為鬼薪三歲刑也初太后兄弟八人獨

弟曼早死不俟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郡兄弟皆將軍立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

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

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今曰

莽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

郎董巴曰禁門曰黃闥郎董巴曰禁門曰黃闥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

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還騎都鄉為新都侯國

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

甚眾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懈惡惡音濃莽兄水為諸

曹早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

子莽子字莽使同日納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甚痛當飲其藥比客罷數起馬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

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博字莽聞此兒種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王莽事

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合德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縣

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縣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積漆形音同縣音休積音樹切皆銅背冒黃金塗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

白玉階師古曰階所升也壁帶往往為黃金鉤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也師古曰璧帶壁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

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鉤若車鉤之形也其鉤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自後宮未嘗有馬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侍郎郎之

資台兩監補正 卷三 漢紀二十三 成帝永始元年 四

中者宮奴有罪沒為官奴給使宮中者

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

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后嘗詐託有孕上牋奏言臣妾久侍宴私屢承幸御數月來內宮

盈實月脈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聰是珍符龍據妾胸知為佳瑞帝得

奏喜動顏色答云妊體方初保護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惡來上無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後及誕

期帝具浴子之儀后乃託宮使王威取他人子以入至宮門則子驚啼威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而趨入子驚啼尤甚

威見后具言其事后泣曰為之奈何時已踰期矣因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夜夢與龍卧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悅歎而

已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

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

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

博非獨一姓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洛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反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短長

以德為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孝文皇帝登霸陵北臨廁廁音則近水處也意懷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

用紕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音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

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釋之對詳見十四卷文帝前三年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

邙隴皆小葬具其微舜葬倉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

宮祈年館下榑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邙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達賢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

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杜預曰昌邑縣西有防城

四尺記禮弓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邛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師古曰墳者謂積土也春秋緯天子墳高三級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蘼草士四尺樹以槐

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臣瓚曰謂人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

公弟弟其葬君親骨月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人膏為燭者魚膏為燭也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

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

其下矣事見七卷秦二世二年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

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邛

隴彌高宮闕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庫為高庫下也○庫即卑字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

餘死者帳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惜焉憐古閔字憂病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

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

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群臣多言其不

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漢書音義曰便房藏中便坐也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服虔

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故陵因天性據真

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陵又西近茂陵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

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生時

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天下虛耗百姓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

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初鄴侯

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初鄴侯

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初鄴侯

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初鄴侯

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初鄴侯

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初鄴侯

蕭何之子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是歲何七世孫

鄼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為城旦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業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

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為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

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

生為愍隸死為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愍之中以往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

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各斬也簡略也言既詔求其後復斷而不封略而不問若如此

必布聞於天下也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嶽長喜為鄼侯南嶽縣屬鉅鹿郡○緣音

連初陳平病將死謂人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及薨傳國至曾

孫何坐掠人妻棄市國除其後耳孫陳堂為衛青壻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可得立城陽哀王弟偃為王鴻嘉二年哀王

雲薨無後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宣帝王皇后也九月黑龍見東萊丁巳晦日有食之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

少府侍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咸治南陽以殺伐立威豪猾更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曰木杵

杵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鉗鉗音大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

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王食然操持掾吏郡中長吏皆令閉門

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即欲各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強懼服令行禁止

丙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未

至地滅師古曰繹繹光采貌乙酉晦日有食之三月丁酉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商嘗退朝欲候其客樓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章下久駐移時天欲

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事遂去之御史大夫王駿卒以京兆尹

翟方進為御史大夫駿少受易於梁邱賀經明行修有宰相器及卒人以其不及封侯為恨前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人服其有見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參妻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谷永

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涼州部隴西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燉煌酒泉等郡上使尚書問承受所欲言承對曰臣聞王天下

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

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

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

得盡所聞於前劉草曰芻采薪曰芻文王詢於芻蕘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癸未夜

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補註二二四也承上四發而言同一月而有二大異二也然考新

新疑字亦非正文乃闕疑之疑本當細書誤作正文耳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

湎於酒泰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

珽之責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如淳曰謂趙李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

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阱穿也為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

非正而又多也仲馮曰言設榜筆瘠於炮烙罪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作刑也賣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絕滅人命主

為趙李報德復怨主專也補註趙李謂飛燕妹姊與婕妤李平也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暢罪之明白者反多繫無辜掠立迫

恐師古曰掠音服之立其罪名○掠音亮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他人人生入死出者不

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

號好匹夫之卑字帝好微行稱張故家人為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為集雜會

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媢嫚濁清無別跼迫道樂師古曰跼迫言不息也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

干戈而守室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

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

費擬驪山楚靈王侈心無厭民不堪其役潰於乾谿王繼而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

臻流散冗食餓死於道餓音畏今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月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

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言帝之失行與夏殷

周秦所以失者合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

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

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德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

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皆皇太

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

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植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廢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廢去長安六十里近延

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初大將軍王鳳薦班伯宜勸學召見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

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

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于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

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群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

純傳代伯護單于并奉願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

至請問耆老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

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

中表東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還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婕妤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病篤久之上出過臨侯伯伯惶恐起視事時富平侯

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案中皆引滿舉白張度曰舉白杯有餘白酒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酒罰之趙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罰引取滿賜而飲飲訖舉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

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醉飲酒盡也時乘輿臨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久疾斯起數目體之因顧指畫而問伯伯紉為無道至於是序對曰書云

乃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

湑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穎達曰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顏色酒然齊一之貌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紉錯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其語曰用沈湑於酒用

亂政受德於下我其發出狂言宋毫趙於荒事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譟俾作夜言醉酒號呼去聲詩書注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仍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

眾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

辛問顏色瘦黑師古曰問謂此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

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脩等四人奉使

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

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微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群黨威兵弩日晝入樂

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吏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

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更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可得請免放就國

考異曰叙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己巳覺方進

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寵故但云上諸舅上不得已左

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故放久不得還而書旁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